

客

座

贅

語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

禮樂羣英像

歌章色

查八十琵琶

苦竹君

前記異聞 一百則

三藏塔

長干塔

長干寺金像

長干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金陵古城

凹凸畫

金陵南唐書手

趙母授經

古碑刻

園中長短句

金陵諸園記 第五卷

金陵諸園記

古園

三宜恤

鼠拖卷

許王二公雅量

少冶公注杜詩

南京太廟祀典

上陵

注籙司官

葛雲蒸

國子生中式額數

登第有定命

李祺

建業風俗記

蠍

燕子磯江中龍

冊庫鎖匙

銅儀龍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終

客座贅語

卷五目錄

客座贅語卷五

遜園居士輯

竹渡腐儒批

禮樂羣英像

宋嘉定五年黃度作晉元帝新廟於石頭東兩廡設
禮樂羣英三十六人像葉適爲之記按三十六人爲
王公導字茂弘謝公安字安石劉公琨字越石祖公
遜字士雅顧公榮字彥先賀公循字彥先紀公瞻字
思遠鄧公攸字伯道周公訪字士達應公詹字思遠

戴公淵字若思周公顛字伯仁司馬公承字敬才卞
公壺字望之郝公鑒字道徽陶公侃字士行溫公嶠
字太真庾公亮字元規劉公超字世瑜鍾公雅字彥
胄桓公彝字茂倫陸公曄字士光孔公瑜字敬康孔
公坦字君平何公充字次道蔡公謨字道明顏公含
字弘都孫公綽字興公王公羲之字逸少王公述字
懷祖王公彪之字叔虎王公坦之字文度桓公冲字
幼子謝公石字石奴謝公玄字幼度陶公潛字元亮

歌章色

教坊頓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呂蒙正內紅粧豔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嘗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絃索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

八律況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鈿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奪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卽四絃俱絕須攜我車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

院楊家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
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替姬最知音連使人來
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
女子扶掖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我正陽鍾秀之弟子
也姬舊與秀之相與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苦竹君

友人張玄度名振英雋才也爲諸生有聲神鮮標令
飄然人外家四壁而書室內左圖右史焚香掃地秩
如也研康筆格楚楚皆有致窻下雜植花卉杞菊倚

而嘯咏自謂不減古人興發輒復豪舉高歌一引數
十觴不倦詩多豁刻好林和靖孫太初之爲人每慕
而效之字法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得其遺佚後以酒
成疾而卒間於隙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君蓋以
張廌自況也嘗與余唱和見余修禊閣稿標其佳句
賞咏之至今猶感其意余嘗箴君韶年而詩好作苦
語乃未四十而沒豈其兆邪遺墨猶存而清音靡嗣
悲夫

前記異聞

一百則以皆金陵之事故存之

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孫皓天紀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曹菜
生吳平家按圖以爲瑞封狗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
銀印青綬

晉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豹盤及爲羗炙豹炙
王曇首家世居馬糞里世號馬糞諸王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橙至家開視有虫
如蟬五色後雨足各綴一五銖錢

王僧辨嘗爲荆南得橘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宋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爲中瑞

宋世納后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納徵諸物外有虎皮二枚泰始中又議加豹熊羆皮各二枚

宋齊間扶南等國獻赤白鸚鵡者凡四五又有青蟲不知何物

泰始二年六年獻四眼龜六眼龜八眼龜

宋孝武大明三年廣州獻三角水牛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

宋元嘉中有嘉禾一莖九穗

宋元嘉中華林園中荷花二花一帶者凡六七見

王獻之嘗寫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八分

王濬伐吳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晉元帝大興初有女人陰在腹上當齊下性淫而不產義熙中豫章人有兩陽道重累而生

十壺死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見壺髮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
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荅曰
點則飛去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震霆二龍乘
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宋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髮直向上
謂之飛天紉

梁武帝酷好佛法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
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勅云期畢便申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齊王與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讎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宋明帝嗜鯁鯪以蜜漬之一頓食數盃鯁鯪乃烏賊魚腸也又噉肥猪肉至二百餅

宋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又明帝初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啟
梁武帝於鍾山造一佛像長一丈七尺每量輒餘二尺遞量之至二丈七尺而望之高大如初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百里之內
草皆焦而死唐小說載泓遯去得仙與衡山僧語
顏含兄畿服藥過多遂死已而復生終歲偃臥有須
以夢托之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超死。日爲作誄者四千餘人。

周興嗣爲梁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拍燥泥。此出爲異志。與劉賓客嘉話不同。

宋前廢帝母太后病危。篤呼之不肯往。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

東昏爲潘妃造殿。未施梁桶。便於地畫之。但求宏麗。不知精密。工匠自夜迨曉。猶不副速。剔取諸寺佛殿。

藻井僊人騎獸以充足之山石皆塗以采色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

梁元帝徐妃無寵帝眇一目帝問至妃許妃預作半面粧待之

東昏因潘妃所生女百日而亡身服斬衰蔬膳積旬左右直長奄豎王寶孫諸人共管肴羞云爲天子解菜

東昏於闕武堂置市賣酒潘妃爲市令東昏小有過失妃輒笞決之因勅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寶中

鬱林王侍祖武帝疾比危篤私與妃何氏書中央大喜字又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明帝多忌諱以騶字似禍字勅改爲馬邊馱

永前廢帝爲山陰公主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宋鬱林王卽位每見錢口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鬱林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刮破碎之以爲笑樂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爲犬子

東昏永元元年七月淮水變赤如血

永元三年七月龍鬪於建康淮水激五里

齊明帝崩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

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置射雉場二百十六處

東昏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白虎幢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倦

東昏每出不欲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縣幔爲

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
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
東昏侯潘妃琥珀釧直一百七十萬。
梁臨川王寵姬江無畏寶屨直千萬。

東昏於諸樓閣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按前此有漢
廣川王海陽坐畫屋爲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
妹飲。令仰視畫。及它罪廢。

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帝兩幸同泰寺。捨身爲奴。羣
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陳高祖永

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梁武末年都下用錢每陌皆除其九元帝江陵每陌
又除六文時以爲陽九百六之占
大建十四年陳後主卽位江水色赤如血

隋文帝問監者陳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
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宋吳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
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
書學呼爲韓公

沈約宋書樂志凡歌字皆作哥字

晉納后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糞土臣某頓首稽首再拜以荅又宋時刺史二千石拜詔書除辭關板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

梁武帝丁貴人生有赤痣在左臂又體多疣子及帝鎮樊城納之並失所在

元帝徐妃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

陳宣武章后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

客座贅語

卷五

十

功之服則一爪先拆宣帝柳后身長七尺二寸手垂
過膝後主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
宋文帝卽位後皇后生元凶劭自前代惟殷帝乙踐
祚正妃生紂至劭二人而已

宋前廢帝號明帝爲豬王建安王休仁爲殺王山陽
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爲驢王

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宋明帝甚諱之江謚常誤犯
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宋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

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

宋孝武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

徐聿之爲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晉納后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

四時厚八分以應八節皆真書。后家答蟲脚書之。
魏太武攻盱眙臧質爲將軍北救太武就質求酒質
封洩便與之。

王融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

王偃尚宋武帝女吳興公主常僦偃縛諸庭樹時天
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詬主乃免。

何澗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歌曲卽楊叛
兒一作楊婆兒。

齊高帝好水引餅何偃嘗供上焉。

東昏潘玉兒有國色齊亡軍主田安啟梁武帝求爲
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
已義不受辱既見縊繫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
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至宋猶在潤州蘇氏家

沈約腰有紫痣徐陵目有青精

江泌衣敝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饑死乃復置衣中
數日間終身無復蝨

張嘉貞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

澤此出尚書故實又宿
客嘉話作劉夢得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

南唐烈祖稅嚴。嘗旱。伶人申漸高侍側。祖曰。聞四郊乃多雨。漸高遽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元宗母宋太后一日失去。不知所在。數日後訪得之。在方山寶華宮。

後主佞佛。禮拜額生疣贅。行坐手常結印。爲僧。手削厠籌於面上試之。

韓熙載家多妓樂。後主密令顧閎中就其會客時寫。

之爲韓熙載夜宴圖圖中有賓客調其姬人者烟雲
過眼錄又有周文矩圖此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
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鍾城人盡驚
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南唐元宗溧水桑樹中生一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
袒左跪衣襖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漢
成帝永始元年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哀帝建平
三年汝南有樹生枝如人靈帝熹平中亦兩見

烈祖受禪舊唐有某御厨者來金陵於是宴設有中
朝承平遺風長食有鷺鷥餅天喜餅馳蹄餽春分餽
蜜雲餅錯糟炙瓏璵餽紅頭簽五色餽餛子母餽餽
馮權給使元宗於太子宫元宗常曰我富貴之日爲
爾置銀靴焉保大中賜權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
命工鍛靴穿焉

南唐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自荷鋤理小圃
成畦以真珠百千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間記顆俯
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

盧郢姊爲徐鉉婦。鉉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易一字。鉉服其工。

後主大周后創爲高善織裳及首翹鬢，朵之。敕人皆效之。

孫思一名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聲起

後主大周后元宗嘗因其上壽，賜以燒槽琵琶。后將

卒以此并玉臂釧留別後主。後主以后生平所愛金屑檀槽琵琶附葬。

後主爲小周后於花間作亭窮極雕鏤而狹迫僅容二人與后同處其中。

後主時僧尼犯淫者有司請追還俗後主曰僧尼犯淫使其冠笄乃是遂其所欲姑令禮佛自懺。

沈存中曾於建康見發六朝墓得玉臂釵兩頭施宛轉可以屈伸令圓僅於元縫爲九龍繞之功侷鬼神。王荆公乘驢入鍾山時與路傍村媪語一日媪以麻

綫數縷詒荆公曰煩相公歸與相婆

秦檜當國有執政出守建康爲諂媚每發書必寫百幅擇而用之

三藏塔

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後塔有小塔云是唐玄奘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以何因緣復過江表乃攷晉隆安中延致鳩摩羅什施寺賜額法王尊爲三藏國師寺名白塔後并入報恩疑此是三藏舊塔院誤認爲唐之玄奘耳頃檢金陵新志云白塔

在寺東卽葬唐三藏大徧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宋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名白塔於是始灼然知爲唐之三藏惜所謂塔記無從可攷。梵刹志亦兩存其說而未詳。且旣云石塔唐時建又云宋天禧寺僧可政云云恐誤。

長干塔

長干寺舊有阿育王塔。梁大同三年高祖改造成舊塔。下舍利及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屈爲蠶形。始吳時有尼居此地爲小精舍。

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
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
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
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
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煖。不敢便殯。
經七日。吏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
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
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
則不復地獄。因此出家。遊行禮塔。至并陽。未知塔處。

乃登越城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見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衆掘之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建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尚加爲三層卽梁高祖所開者也至南唐時廢寺爲營墟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併感感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卽其表見之地建塔賜名感舍利塔天禧元年改名天禧寺元至順初賜名

修塔塔完之日天花如雨祥光如練滿空者數日
國朝永樂中卽其地重建大報恩寺塔高九層純用
琉璃爲之其工麗甲古今佛刹矣第不知塔中舍利
仍是阿育王塔中所函否舊曾以問寺僧無能詳者

長干寺金像

寶錄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稿見浦中五
色光長數尺令人於光處掇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跌
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乃令御人任
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

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響經一載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跌浮水上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投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會焉歷三十年光跌始具隋文帝徙入長安

長干

金陵新志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官寺

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是時瓦官寺在
淮水南城外。不與長干隔。而今日賽工橋西。卽是江
水流處。其後洲渚漸生。江去長干遂遠。而楊吳築城
圍淮水於內。瓦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別開今壕。而長
干隔遠不相屬矣。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外舅少冶公嘗手批李于鱗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詩
律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新起富翁。局體止是華俊精
緻。若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卽陳

朽間錯愈見其爲富有也。又曰：弇州好用古之奇字，奇句，湊合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似古之大家滔滔莽莽，無意爲奇，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平日論文章之達者，獨首推王文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婉折暢快，是國朝第一人。

金陵古城

曩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倉猝對以東晉所築。今有五城渡，是後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是有二

五城矣。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蠡所築在長干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臺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

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冶城東則運瀆俱在今下街口西等處冶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鄉金城吳築後主寶鼎元年置亦在上元金陵鄉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冶城東蔣州城隋置於石城檀城在清風鄉謝玄別墅宋屬檀道濟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壘靖安鎮唐罷金陵縣築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宋元嘉中修永安宮爲東宮城在臺城東門外金陵府城隋大業六

年置湖熟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於此在今湖熟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縣城在上元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懷德縣城晉置後改曰費縣在古宮城西北者關寺西今鼓樓之西是其地

凹凸書

歐邏巴國人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者建康寶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

暈如四凸就視卽平世咸異之名四凸寺乃知古來
西域自有此書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
不博也

金陵南唐畫手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
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宜畫花竹翎毛爲近
歲之冠旣老筆尤奇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
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
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

南莊最爲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此圖畫見聞志所紀。在金陵新志摭遺卷中。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不之載。

趙母授經

宋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惟講說儒碩。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與義。咸出意。

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虛以沽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盡禮居外在活民見石徂徠賢惠錄按此母亦曹大家宋宣文之流亞也而乃堙滅不甚著稱豈非詞采不彰不獲與李易安朱淑真輩揚芬藝苑惜哉

古碑刻

金陵六代文獻之淵藪自唐歷五季宋元名人魁士代不乏賢金石之章固當不可勝記乃今余所目見僅吳天璽碑重刻嶧山碑攝山江總持碑唐高正臣

書碑祈澤寺宋紹興碑耳改革之際爲人焚毀橋基
柱礎何但魏經礪角磨刀寧唯漢寢以不刊之遐貫
與寒烟野草共銷滅於三山二水之間固有識者之
深悲而無名公所竊笑也臧晉叔恒言六朝碑版街
心巨石皆是雖係謔言實有斯理暇日尋檢舊志擇
其文字之尤宜存者志之爲慕古者動遐想焉

南岳碑七十七字

淇尚書門人重勒在臨淮侯園中

秦始皇帝東遊頌德碑

秦泰山碑

客座贅語

卷五

三二

秦嶧山碑

二碑在府學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天璽

碑

華嚴作皇象書墳事又定爲蘇建今在府學尊經閣下

攝山棲霞寺碑

梁元帝作

鍾山飛流寺碑銘

梁元帝作

晉元帝廟碑

宋葉適撰

開善寺碑銘

梁王筠作

卞公忠烈廟碑

宋胡銓撰

長干寺衆食碑

陳徐陵撰

維摩居士像碑

晉顧長康畫重刻在元戒壇寺蘇軾公有像記見金陵新志

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黃之文

王羲之蘭亭記

留守晁謙之以家本刻于絀書閣三段石後壁間

齊海陵王墓誌

宋謝朓撰并書

棲霞寺新路記

徐陵作

梁同善寺法師碑

蕭摯書

梁忠武王碑

徐勳造貝義淵書在上元縣黃城村

梁康王碑

劉孝綽文貝義淵書上元清風鄉甘家巷

陳景陽宮井闌刻銘

一隋開皇中分書或云煬帝所作一唐開元中江寧丞王震分

客座贅語

卷五

三

書一太和
中篆書

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江總持撰京兆韋霭書
今重刻存

大莊嚴寺碑

梁江總撰

顏氏大宗碑

二碑顏真卿書在上元金陵鄉乾道中
移入府學其碑座尚存故地猶名顏碑

街

顏魯公放生池碑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侍相王書高正臣書王知敬
篆額今存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梁元帝作

草堂寺約法師碑

梁王筠作

佛窟寺碑

孫思撰在牛首

蔣莊武帝廟碑

徐鉉文

方山上定林寺碑

元虞集文

李太白讚寶公畫像

吳道子畫李太白贊顏真卿書
趙子昂又書十二時歌

福興寺碑

尚書許某文張從申書

南唐五龍堂玄元像記

徐鉉文在石城

李順公碑

高越書在西門外石子岡下

南唐追封慶王碑

在城南婁湖橋韓熙載作徐鉉篆額

德慶堂題榜

李後主書宋僧曇月刻石在清涼寺

寶華宮碑

南唐行書入品方山

宋仁宗飛白書

乾道八年留守洪遵刻之華藏寺

高宗孝經

晁謙之刻石郡學

祈澤寺宋紹興祈雨碑

高座寺雨花臺記

宋馬光祖文并書

南唐宋齊丘鳳皇臺詩

石在臺上

明道先生祠記三

宋朱熹游九言真德秀文馬光祖跋

忠襄楊公祠堂記

宋魏了翁作

八功德水記

宋梅摯作

本業寺記

南唐僧契樵作東山任德筠書

定林寺記

未舜庸文素鏤書

道光泉記

王安國作

王介甫平甫此君亭竹詩

在今府學中石已斷碎

張文潛書太白鳳皇臺詩

馬光祖書跋倪屋刻石臺上

蘇子瞻書漁家傲詞

送王勝之在白鷺亭

江寧府涼館記

宋呂升卿建元時敏記米芾書

金陵雜咏

黃履詩溧水尉周沔書刻江寧府治

子隱堂記

梅堯作

容座贅語

卷五

三五

東冶亭記

梅摯作

高齋記

胡宿作

二水亭記

史正志作

新亭記

史正志作

開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

唐李願行作

義井記

李廸作

太平興國寺碑

元虞集作

崇禧萬壽寺碑

元趙世延作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文

園中長短句

李後主在園中猶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
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
闌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
迷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此出
西清詩話當時江南被圍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宋祖令呂龜祥詣金陵籍
燬圖書赴闕下得六萬餘卷其爲後主與黃保儀聚
焚者又不知幾許也後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

詞是臨江仙調悽婉有致

金陵諸園記

弁州遊金陵諸園序謂李方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若金陵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楫而無石方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爲峯嶺者可推已所記諸

園凡十有六。一曰東園。記稱近聚寶門稍遠。園在武定橋東城下。西與教坊司鄰。今廢。二曰西園。在城南新橋西。驍騎倉南。記稱鳳臺園。誤。其隔弄者乃鳳臺園也。今再易主。屬桐城吳中丞。三曰鳳臺園。記止稱鳳皇臺。此中舊有一巨石。爲陳廷尉載去。今廢。爲上瓦官寺。四曰魏公南園。本徐八公子所創。後轉入魏公。在府第對門。五曰魏公西園。在賜第之右。多石。而偉麗。爲諸園之冠。六曰四錦衣東園。在東大功坊下。七曰萬竹園。在城西隅。地大。皆種竹。今爲王計部

張太守許鴻臚分有之八曰三錦衣北園在府第東
弄之東九曰金盤李園在卞忠貞廟西今廢地十曰
九公子家園在府第對門十一曰莫愁湖園在三山
門外莫愁湖南今圯以上皆中山王諸邸所有也十
二曰同春園齊王孫所創在南門內沙窩小巷今爲
它人分據十三曰武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
十四曰市隱園在武定橋油坊巷卽姚元白所創者
今南半爲元白孫憲副允初拓而大之北半爲故侍
御何仲雅改名足園矣十五曰武氏園在南門內小

巷內記稱武憲副之第非乃憲副之叔名易者今數
更主十六曰王貢士杞園在聚寶門外小市西之弄
中其門北俯城壕貢士官縣令當弇州官南都時諸
園如顧司寇之息園武憲副之宅傍園齊王孫似碧
之烏龍潭園皆可游可紀而未之及也

古園

古園苑之在志者華林園本吳宮苑晉及陳皆名華
林在臺城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爲
北苑後改今名顏延之有三月稷飲詩序上林苑在

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宋初築於玄武湖北孝武立名
西苑梁改名上林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
所立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
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玄暉詩魚戲新荷
動鳥散餘花落卽此婁湖苑齊武帝築青溪後宮作
婁湖苑青林苑在籬門亭北靈丘苑齊武帝立在新
林界方山苑在方山側齊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
西梁大同初立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於冶
城芳林苑一名桃花園一名芳林園齊高帝舊宅在

古湘宮寺前芳樂苑齊東昏卽臺城閔武堂爲芳樂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場地建興苑梁立於秣陵里在秦淮南岸玄圃齊文惠太子立在臺城北南苑宋有之在五官寺東北桂林苑南朝宮苑記在落星山之陽東籬門園梁何點所寓內有卞忠貞冢卽今冶城西地一云卽烏榜村南唐北苑徐鉉有北苑侍宴賦序云望蔣嶠之嶽峯祝爲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作恩波在城北金波園南唐未詳其處烏衣園在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來燕馬光祖新之堂

後植桂亭曰萬玉香中梅花彌望堂口百花頭上其餘亭館皆佳東園在東冶亭側沈約郊園在鍾山下約憩郊園和約法師堂詩云郭外三十畝欲以買朝體繁蔬旣綺布密果亦星懸謝眺有和沈祭酒行園詩沈慶之園在婁湖柳元景菜園在秦淮南陸靜修菜萸園在鍾山半山園在報寧寺王半山詩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又云孫陵曲街去吾園數百尺繡春園宋高定子記舊社壇東行宮養種園在宋江寧府東城外馬光祖修按古園苑多屬官家遊幸之所

士大夫所居自二沈柳王而外未甚有灼然可紀者也。然亦豈能如洛陽之諸園與夫金谷午橋平泉爭盛哉。國初以稽古定制約飭文武官員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於宅內穿池養魚傷泄地氣。故其時大家鮮有爲園囿者。卽弇州所紀諸園大抵皆正嘉以來所創也。

三宜楹

南都舊役繁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當事者有意剷除始稍有喘息之望向有議裁寄庄戶之兼

并禁質舖之罔利與搜富戶之非法者其說固亦有見第余嘗聞姚太守叙鄉之言曰均賦者不宜苛摘寄庄戶寄庄戶乃無田者之父母也令寄庄戶冒役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立錐者安所倚命乎寄庄戶以田一畝予佃戶種必以牛與車予之又以房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是寄庄戶不惟無害於民且有利於民卽田連阡陌其仰給者不啻衆也何以尤其兼并也方司徒采山之言曰

質舖未可議逐也。小民旦夕有緩急，上既不能賚之，其鄰里鄉黨能助一臂力者幾何人哉？當倍迫之中，隨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質焉，可以立辦，可以亡求人。則質舖者窮民之筦庫也，可無議逐矣。王太守元簡之言曰：往日海中丞在吳中，貧民有告富家者，必嚴法處之。一時刁訐四起，富戶之破亡者甚衆。此大非是。邑有富民小戶，依以衣食者，必夥。時值水旱，勸借賑貸，須此輩以濟緩急。雖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房不免多爲所有。然必是貧者方賣賣於他人，與賣於

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惡，閔不畏法者，豈必盡謀占而計取之？假令摧剝富民，富者必貧，闔百千萬室而皆赤貧，豈能長保三先生之言皆深思遠慮與？浮見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論於當事者。

鼠拖卷

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舉人顏芳，其硃卷已爲房考抹擲案下矣。倏而又在案上，再擲去已。又復襍於所取卷中，房考心訝之，因再擲於地。假寐榻上，俟之。則羣鼠共抱自地而置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後。

詢芳曰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爲拖卷若此芳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貓耳余嘗舉此似客客因笑曰物莫小於蟻宋公序一爲橋而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於鼠顏嗣桂三世不畜貓而芥拾舉人勿以善小而不爲豈不信哉又進而求之狀元宰相人世之極榮也若何僅爲南柯郡中報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報於場屋天之於鼠子何若是重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

許王二公雅量

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石城先生先生飲可二斗許年至八十與客飲終日笑語獻酬交錯玉山乍頹金波猶寫真盛德士也其次莫如方伯王與竹公公名橋舉萬曆甲戌進士飲差隄石城先生對客以大尊置坐側計壺命侍者溫而進之盡其所有而罷而飲噉猶不輟竟日陶然嘗至一中貴所以十大碗一百小杯進公徐飲畢酩酊策馬而歸公七十時余有詩祝之曰遺風自許從先進古道真堪

式後生胸次幾曾忘坦蕩口端終不挂譏評皆實錄也。

少冶公注杜詩

少冶先生嘗批點杜律虞注今止記其二條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注云鼎足之功不可謂不大自孔明視之直一羽毛耳霍光知此安能赤宗又蜀主窺足幸三峽注云窺字不妥征字事體又大後見澹園筆乘解前二語正與此同

南京太廟祀典

工部尚書丁敬宇公爲余言估修奉先殿入殿中
瞻望殿所祀者六室一爲德祖二爲懿祖三爲
熙祖四爲仁祖五爲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
后六爲仁孝皇后顯祀仁孝蓋以成祖在御
日未定都北京故祀於南太廟後長陵肇建太廟
立於京師南京大內崇奉如故而升祔之禮不行故
所祀唯后一位也

上陵

上陵之禮南京文武官凡八次其在京師止清明與

霜降耳京師之禮是嘉靖時所定舊亦與南京同當時更制不知何以不並行南京不可解也 萬壽聖節百官於禮部拜 賀後吉服詣 孝陵行香京師各陵乃無此舉庚戌余隨諸公後行禮光祿吳公達可太常劉公曰梧每講求於此以爲 世廟以八月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爲 高皇后忌辰故拜賀後遂詣 陵行禮隆慶中踵而行之以至今日果如所言賀壽與祀 陵禮並行似亦不可不一爲釐正也

注錄司官

前通山令路公九同舉隆慶丁卯鄉試。萬曆中夏夜露坐大中橋宅之中庭。忽體倦。趣臥入室。有二皂衣人尾其後呼之同往。久而至一官府。殿宇鬼麗甚。有冕黻貴人坐於上。公庭謁之。貴人曰呼若至無它。此中缺一注錄司官。須汝銓補耳。公駭汗伏地泣而請曰。舉人年幸未老家赤貧而子幼。若拜此命則一家之生路斷矣。希別簡賢良活此螻蟻。言訖淚雨下。貴人曰此官職殊不庠。命左右試引至其所。令觀之。人遂引公至一官府。其制差小於前所見。而鬼麗相埒。

穿堂後至密室中置朱棺。扃鑄甚固。左右指而告公。曰：此卽而所饗用也。復引至貴人所。貴人問曰：地佳否？若竟願居此否？公復泣辭如前。貴人愀然久之曰：若旣堅不欲，不汝彊也。令左右縱使歸。旣歸而颯然如夢覺。公後數年始謁選爲通山令。家頗饒。年至七十餘而卒。卒時亦無它異。

葛雲蒸

葛雲蒸名如龍。爲應天諸生。婁試不利。謝去之。隱於鳳皇臺畔。初治居曰竹護齋。有竹數百竿。又建閣竹。

中甚窈窕。後徙於上瓦官寺之北山麓。甫構架掘地。得一巨石。數人舁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爲詩。極力法唐人。時有佳語。沈大令生子。亟稱其鶯聲。嬾出村之句。余嘗爲之序。字法歐陽。率更年七十餘而卒。亡子。

國子生中式額數

應天國子生中式。有謂以三十五名爲額者。有謂以三十名爲額。而其五名乃雜流者。歷考前科試錄。殊不然。兩畿一百三十五名之額。定於景泰之四年。鄉

試後是年應天所取至二百五人而以國子生中式者僅十八人而已。天順三年應天中者一百三十五名以監生中式者九人而已。至嘉靖之戊子僅十人。辛卯僅四人而甲午驟增至三十二人。丁酉至三十五人。顧第未深考。豈時有因事爲之建白者邪。自後或遞增遞減無恒數。至己酉僅十五人。壬子僅二十一人。乙卯僅二十人。戊午至二十六人。辛酉至二十七人。甲子至三十五人。而諸所稱雜流者已盡禁。不與登賢書矣。時諸曹六館士亦安其常。或羸或絀。未

有譁者。至丁卯以議去皿字號。明示裁抑國學之意。於是中式者僅八人。考試官謁廟之時。諸士羣聚而譁之矣。疏聞。諸生頗入嚴譴。而額數乃定爲三十五名。自是庚午以恩貢加額足五十名。癸酉足三十名。其後多至三十。少至二十六。而大略以二十八名爲常。則丁卯後沿而相因。不敢爲之議減也。乃知天下事因其舊。則人情相忘於無言。卽少虧於額。而不敢議。惟明示以裁抑。而更舊制。則一激而闕。亟揀其弊。反爲常額。以徇之。迄今奉加額三名之。恩詔而

人人猶上書以爭不肯靜矣。嗚呼！議天下事真不易哉。

登第有定命

妻大父王西冶公爲諸生最有聲。大京兆某公奇之。延以教其子。正德丁卯鄉試闕榜。將終不見公名。某公大言於主考曰：我應天學中如王鑿者。國士無雙。何以不人。若無此子名。榜不可出也。乃令徧搜諸卷。字號得應天者三十人。一一拆之。皆非公。某公快。快甚至二十九卷。主考與監試曰：天明矣。不容更待。

某公不得已以二十九卷人名填榜。既發其第三十卷猶在案上試拆之乃西冶公也。因共嘆以爲定命不可彊。乃爾後公貢入京部試以其才必登第。趣赴南監。比至八月初矣。科試已畢。司成石公試公彝倫堂記。大加稱賞。躬送公入場。遂以是年登第。明年成進士。嗟夫。某公之愛才而薦引如此。其在今日。議論多而嫌疑重。卽無一人登榜者。亦噤不敢開一言矣。古今之異如此哉。

李祺

李祺爲駙馬都尉。韓國公善長之長子也。尚臨安公主。其九世孫君錫家。尚存其誥命與像。君錫但據史言。祺於永樂初死於江浦而已。或言以不歸順賜死。然無明證。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也。惟朱鷺建文書法儼增錄載之曰。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注曰。獨見史翼。未及入譜。不知鷺從何得之。按史言韓公暴卒。不記其詳。君錫言廷臣劾奏。上命公歸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弔其門。公遽投繯而死。死後臨安公主卽徙宅於聚寶。

門外碧峯寺之南夫以其母成穆貴妃孫氏生前之寵高皇帝豈不少念之而忍聽其女出於郊壩意徙宅必出於上意無疑而祺之被囚當必不謬君錫又言其城外府制與趙梅二都尉府同此則高皇以愛女之故終不使祺之與父駢死也嗚呼可謂義盡而仁至也已公主薨於永樂十九年二子當廢指揮鎮撫未赴官弇州宗戚表言韓公賜死公主尋薨祺以憂卒似未詳確

建業風俗記

王丹丘先生著有建業風俗記一卷其事自冠婚喪祭以迨飲食衣服其人自鄉士大夫秀才以至於市井之猥賤亡不有紀大較慕正嘉以前之厖厚而傷後之漸以濛薄也姑舉其數則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逮先輩亦少涉獵聚會之間言辭彬彬可聽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兄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遇尊長乘騎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極僻陋處多有豐厚俊偉老者

不惟忠厚朴實。且禮貌言動可觀。三四十年来。雖通衢亦少見矣。又云嘉靖初脚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數十羣聚濶邊深網。青布衫袴。青布長手巾。靛鞋。人皆肥壯。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於行禮娶親。俱有青布褶。其人皆有行止。今雖極繁富市口。不過三五鰥瘦之人。衣衫藍縷。無舊時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髮時。卽有號。末年奴僕與隸。併優無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

敢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宮室車馬僭擬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木皆朴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借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它多感刺之言不能具載。噫嘻先生所見猶四十年前事也。今則又日異而月不同矣。石城許先生嘗有述懷詩。若使買生當此日不知流涕。又如何嗟乎難言哉。

蠍

南都三四十年前絕無蠍人多白首未見之頃年處處生此蟲余家自乙巳歸自京師每歲夏秋間必見之形差小於京師被螫者痛楚無異蓋疑爲廂笥中攜其種至因遂孳育如此南鄰趙光祿家亦有之按酉陽雜俎江南舊無蠍開元中一主簿以竹管盛渡江江南因此有蠍俗呼主簿蠍又曰蝸牛食蠍以跡規之蠍不復去蠶之螫而爲蝸牛所食物之相制固不在形體間也又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蠶

燕子磯江中龍

嚴文靖公訥爲翰編時使楚藩歸舟行過燕子磯維而登焉雷大作遂入舟解維已而江波大湧噴沫蔽空一龍曳尾自江而下舟如箕蕩人皆股弁公神色不變與客縱目之曰真奇觀也龍徐徐而逝公生平悛悛小心今段乃爾恬穆人皆異之

冊庫鎖匙

南都冊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戶科給事中與戶部主事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鎖鑰以一監生

往請於內守備太監所。既開，卽繳還。其鑰匙以一舊黃絨索繫之，傳爲高皇后手所製也。曾一監生偶捧過寓，其妻不知，謂繩舊爲易一新者。比繳而太監大駭懼，詰知其故，亟命索舊者繫之。監生幸得亡辜。

銅儀龍

欽天山有觀象臺，上皮銅渾儀。四隅柱各一龍，蟠繞拱之。而龍各以一銅銀鑄繫之。相傳前幾年風雨中，一龍曾飛去。人伺而見之，遂加鎖，自是不復飛矣。

客座贅語卷五終